

## 绿皮车上

【底层行走】

□张刚

从青岛到西宁,从济南到乌鲁木齐,有两条列车线路因路途漫长而闻名。青岛到西宁最早的K173(4),现在调线成为Z272(3),济南到乌鲁木齐从最早的T189,调线为Z105(6),这两趟路程超长的客运列车跨越六七个省份,路途最长的Z105(6)在准点的情况下,全程仍然要运行38个小时,长达3000多公里。

这样漫长的行程,确实难以用浪漫来形容。

随着高铁普及,列车一次次提速,但有些Z(直快)系列外形依然保持着绿皮车的模样。今年暑假返乡,我再一次购买了Z105次列车的硬座,从济南出发回甘肃老家。幸运的是抢到了济南到定西的最后一张车票,抢到票不多时,再查询订票网站,连无座也显示售罄。

原本以为,在高铁遍地的情况下,绿皮车可能不再拥挤,而且现在是暑期又不是春运,没想到三伏天里竟然感受到了春运般的气氛。

一进候车大厅,就看到检票员拿着传统的扩音器,大声指挥排队。在济南火车站,这两趟列车的发车时间相差一个小时,Z272从济南站发车时间为晚上5点多,但那天却晚点十分钟,导致两列车的候车乘客挤在一处,候车厅人头攒动。幸亏Z105为济南始发,列车早早备好,检票处提前半小时就放开闸机让乘客乘车,这才缓解了候车厅的压力。

并非春运期间,何以如此多人?在上车之后和其他乘客聊天中才知,前几天甘肃等地的大暴雨影响了列车正常出行,车辆停运几天,把乘客都“攒”到一块儿,所以出现了一个短时的客流高峰。

过道里挤满了人,去接开水或上厕所都得不停地喊着“抬腿”“挪腿”,才能迈动步子。卖盒饭和卖零食的小推车只能艰难地挪动,最后卖盒饭的服务员不得已用大塑料袋提着叫卖。

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大哥,看样子六十多岁了。攀谈中得知,他从济南乘车到酒泉,没抢上卧铺,但幸运地抢到了一张硬座。这位老哥原本是山东人,14岁参加工作去了东北,从此根扎在黑龙江佳木斯。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磨炼得一身豪爽,但也受不了这长途漫漫。老大哥一步步挪了好几个车厢,挤到补票处,去询问能否补个卧铺。得知卧铺得在第二天中午之后才有可能。他一算时间,那时已快到兰州了,就此作罢。

这位东北大哥退休后,又找了一个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建设工地打零工的活,主要是开五吨的油罐车,给修路的工地上各类工程车辆加油。他这个工作也是托亲戚找的。在大西北修路,经常看不见人烟,建筑队的物资储备有时要跑到三百多公里开外采购,来回七百多公里,得整整一天,置办一次可用半个月。

东北老哥是个自来熟,在去询问卧铺时就转了几节车厢,打听得不少消息,说这车上基本上都是去新疆打工的,前面门口站着四个,要一路站到新疆去,还有几个一路站到定西。“真不容易”,老哥连连感叹。

每到一站,总是下的人少而上的人多,过道里更加拥挤。上了车的,站在过道不想挪;后面还没挤上车的,一个劲儿地催。车辆从济南驶出,过了泰安便驶进了夜色之中,但车厢里一直没有熄灯。即使半夜,每到达一个车站必定人声嘈杂。

车过徐州已是夜里十一点了,过道里站着的乘客都坐下了,有的随身带着马扎,有的拿个编织袋席地而坐,大多开始进入梦乡。

此时此刻,我不由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坐上从兰州开往济南的绿皮车K174时的情景。那时车速极慢,从兰州到济南,即使不晚点也要30多个小时,如果晚点更是不知几时才能抵达。那时火车上烧开水还是用传统的大炭烧开水炉,有专门的烧炉工,接一

杯开水相当难。参加工作后,我在兰州和济南之间往返,春节期间抢火车票、挤火车,更是一年一度的必修课。有一年春节期间下暴雪,车辆冒着风雪出发,后来困在河南陕西地界长达12个小时。那一次,原本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走了近四十个小时。拖家带口,饥困交加,狼狈不堪。

随着列车一次次提速,现在兰州到济南的绿皮车用时不到二十个小时了,二百冒头的硬座价格显得更加亲民,因此成为农民工兄弟们出行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了。

虽然是三伏天,但此时的车厢内和春运期间真没什么区别。这一车乘客,大多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们。这个时节,本来不是外出打工的季节,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呢?后来和几位乘客交谈才知,去新疆打零工,机会更多一些。对面还坐着一位老家是泰安的老哥,他说,过了五十这个年纪出去打工就很难了,在山东这边这个年龄基本上没人雇用了,反倒在新疆那边暂时对年龄要求不高,虽然活也难找,但机会还是有的。他是搞安装的,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走,这几年在甘肃、新疆等地都干过。上半年干完一个活了,回家歇了几天,新疆哈密那边又来信儿说有活,他便乘车再去哈密。一个月收入也不高,像这种零星的活,抛去吃喝拉撒睡,到手能拿三四千元,“挺好,比种地强”。

大多数乘客带的方便面火腿肠,泰安老哥带的是家里烙的大饼和自家灌的腊肠,说,“是媳妇烙的”。一个大饼子横竖两刀切成四个角,叠起来装在塑料袋里。塑料袋上有宁阳某某超市的标识,估计他老家在泰安宁阳。

天亮之后,醒来的乘客得知车已过郑州。此时有乘客对照时刻表发现列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大多数人在熟睡也不知怎么晚点的。总之还有到兰州等地转车的乘客,因赶不上下一趟而焦虑。

行李架上挤满了各种行李包。一位农民工提着一个大塑料桶,桶里面又装着一个大帆布袋,看样子应该是干电焊或泥瓦工之类的活。他好不容易挤出一点空间,把塑料桶塞在了行李架上,但列车安全员来检查后又给提了下来。他把大帆布袋提在身边,塑料桶放到车厢连接处过道上了。这各式各样的编织袋,看着不起眼,但都是吃饭的家伙什儿,出门在外一件也不能少。

在家种地好,还是外出务工好?东北大哥和泰安老哥俩又聊起了种地。东北大哥在黑龙江佳木斯还有500亩地,自己种不了,以每亩二百多元的价格租出去了,一年光租地就能收入十多万元。他说,现在种地投入大,但要是地多成规模也能挣钱,现在国家有各项补贴,一台十几万元的种地无人机政府补贴六万元。但他年龄大了种不动了,有的人种上千亩地,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此时泰安老哥羡慕地说,自己家里地少,一个人才分到一亩二分地,四个人不到五亩,种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地越少越不划算。如此一比较还是东北大哥的收入要高,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多,加打工五千多,再加上租地,一年总收入至少二十多万元,相当富裕了。“闲着干啥,打个工多好,可这活也时有时无,过两年可能就没得干了。”他带着对生活的满足笑着说。

在新疆一带打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花费低,基本上不怎么消费,也能多攒点钱。

另一位老哥,从济南坐到终点,一直不大吭声,但他带着一个两万毫安的充电宝,绿皮车手机充电极不方便,这个充电宝,在我下车时已有好几个乘客蹭电了。

但愿这个充电宝能让大家坚持到最后一站。  
(本文作者系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 □宋词

回老家的时候,我又看见了老曾爷。老曾爷已经很老了,头发都已经掉光了。他腰弯背驼,胡须雪白,走路小心翼翼,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气。

老曾爷是我们村里的活化石。如果我们村是一片树林的话,他就是最古老的那棵树。不要说我爸爸,就是我爷爷,见了他都要站住,高声喊一句老曾叔,然后握住他的手使劲摇,嘴里笑着,大声询问他:“身子骨还壮实?”

老曾爷浑浊的老眼渐渐明亮起来,他用耳背的老人特有的大嗓门问:“是志成啊?回来过年啦?好啊好啊,看孙女都这么大了!你去城里看孩子看得有成绩啊。”然后,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容,让人觉得他们都回到了当年。

听爷爷讲,当年老曾爷可是三里五庄最出名的民间艺术家。村里的大事小情,像婚丧嫁娶啦,像盖屋上梁啦,像升学过寿啦,都离不开他。添了小孩,他会烙花馍;老人去世,他会刻石碑;红白公事,只要他的唢呐一响,那气氛一下就出来了。葬礼上,他的唢呐哀哀的,能把人吹得掉下泪来;婚礼上,他的唢呐欢天喜地,仿佛树上欢蹦乱跳的鸟,能把人的心都吹得欢实起来。此外,他还会扎风筝、编篮子、正月十五做灯笼。他是木工、瓦工、铁匠,他会砌墙,会赶大车,会修拖拉机,他可真是一本百科全书。

而最让人难忘的,是他打夯。

我们黄河口地区的农村,以前盖屋,都要先把地基压实。那时候没有压路机械,就只有靠人工。七八个人扯起一个大石头碌碡,悠起来,一下一下砸到地上,直到把暄土砸得坚硬如铁。这种事是要全村男劳力都来帮忙的。白天要下地干活,于是打夯都在晚上。小孩也来看热闹。当院里点起一盏气死风灯,墙根下挤满了大闺女小媳妇,热闹得像赶集一样,这时候,最亮眼的就数老曾爷了。他站在最前面,手把着长长的夯杠子,嘴里喊着号子。那号子高亢嘹亮,每一句都押着韵脚,极富有节奏感。人们都在那号子声里,一下下用力拉扯。石头就像一只顽皮的皮球,被那些强壮的胳膊悠起来砸下去。那号子声就像唱歌,歌词都是现编的,就像说相声的现场“砸挂”,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周边看热闹的不知道谁家的婶子大娘给编排进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月光下,那样的夜晚是如此令人难忘。老曾爷的号子声,成为爷爷那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爷爷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那样神往。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父母去村里拜年。其实村里很多院子都已经荒废了,主人去了城里,回来过年的没几户人家。我很无聊,又不愿跟着父母去任别人评头论足,就信步在村里闲逛。走到村南的小独院,看到一个老人正佝偻着腰抱柴火。他转过头来,正是老曾爷。

我去打招呼,一起走进他低矮的土屋。

“您一个人住吗?”我好奇地问。

“唉!一个人呐!这人生来,不都是自己来自己去吗?除了双胞胎,也约不上个伴呀。”说完他张着没牙的嘴笑起来,我也笑了。原来老曾爷的老伴和儿子都已经去世了,孙女在城里打工,一次次接他去住,他觉得既帮不上忙又住不习惯,孙女还有孩子,住在那小房子里,“哪有咱黄河口的大院子敞亮?”

老曾爷说,他父母死得早,他是逃荒要饭到这利津洼里来的。也许是世间的磨难,锻炼了他的多才多艺。

我告诉他:“听说您会唱夯歌,唢呐还吹得那么好。这要是在城里,您老就是艺术家。”

听到夯歌和唢呐,老人两眼放出光来。“这人呐,除了衣食,还得有点念想不是?要不然,这活一辈子,还有啥意思?”老人说着,拿下挂在墙上的唢呐,用手擦一擦灰,放在嘴边吹起来。那声音高亢,嘹亮,仿佛一个即将跨马出征的少年。这时候,老人正憋一口气,腮帮子都鼓起来,昨天的颓败一扫而空。

黄泉路近,即使老曾爷终不是对手,待到迎上来的阎王爷看到老人这一副气概,大概也要吓一跳吧?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作协会员、东营市签约作家。)

## 【芸芸众生】

## 老曾爷